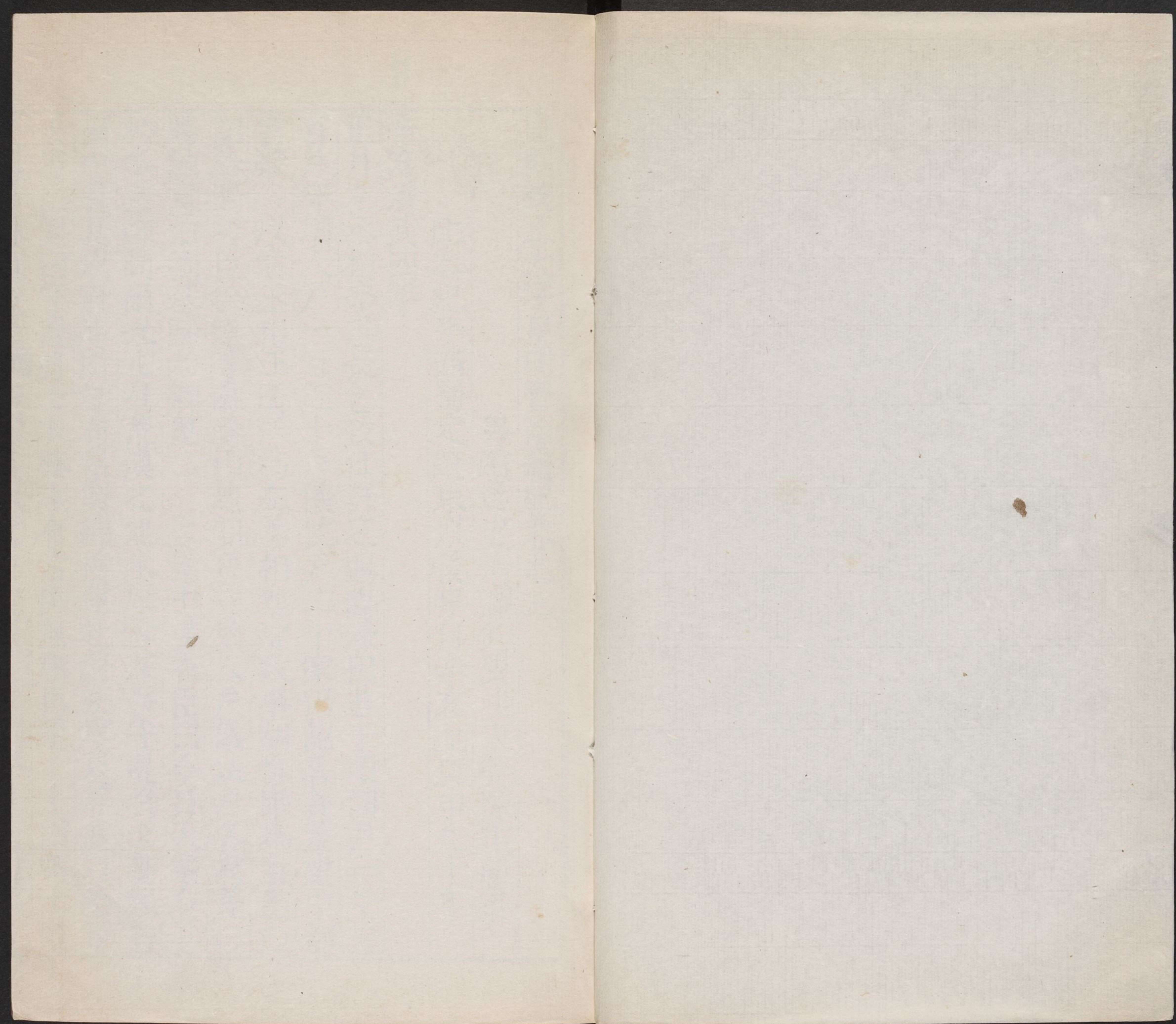


CHINESE - HANUIN  
NOV 5 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重刻校正大字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此卷紀平西蜀定遼東以後事自辛亥至庚申凡十年

辛亥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為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詔給賜功臣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米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曰將士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屋温湯關○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羸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未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

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僞平章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遺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鉤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統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塩山下逼舊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



衆環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傳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川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

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亡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 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適傳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矢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五月詔至廖永安遂率所部先次舊夔府僞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安分軍爲前後陣前軍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安忠至瞿塘關永安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



青箬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柰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

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率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躁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



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克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製燕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麗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若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

崇治躰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諛淫褻之樂悉屏去之○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飄然若塵外之趣國初召為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飲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



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謹按所載冷啓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幻然觀劉伯溫嘗為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蓬萊仙奕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震澤長語雙槐歲抄皇明題要諸書記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

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

致祭既而 上以稽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

鄉立廟設祠祭署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

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

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擒彥翬殺之

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眾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

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

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

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納哈

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

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

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

渡海頃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

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八月 上手書問劉基以

天象事基條荅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

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

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謹按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吟喇

札八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

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



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眾駝馬復  
 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  
 眾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  
 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大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  
 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  
 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  
 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  
 紀傳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往  
 高麗飄飄然入于海矣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  
 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  
 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躰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  
 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  
 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入詔汪興祖以  
 有過從征歿於王事仍受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  
 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叅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  
 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為征南將軍帥師討平  
 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  
 之○復召用薛顯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  
 券成 上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  
 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  
 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



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洲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喇奔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負重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

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喇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以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歿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僞僧。○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轅車一千八百輛以備軍用。



○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鼓五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遂安。○五月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千古乃詔令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秋琉球國瑣里國皆遣使朝貢。○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

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會獻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

癸丑洪武六年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廣洋死。○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殿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



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浙之慈谿人被薦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卽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靜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於上如此

○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西北循長城外傳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章字羅帖木兒○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崑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葺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



上二事皆不先閔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祖地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 上下之萌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二岔擒偽副樞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大敗其眾斬首六百級擒偽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七月以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相中書陳寧為御史夫大○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

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甘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蕃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体日衰駢



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為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為定式

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書賸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

謝頒賜表之類一切革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註釋羣經時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羣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

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日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常呼為宋家迂濶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其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



是命○十一月律成宋濂撰表以進○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耨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隆闢大業作君萬邦皆天理人心之所歸惟爾有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哉不聽館於別室數日又諭曰予將命遠來非為身謀 朝廷以雲南百萬

眾不欲殲於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網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廣明王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刀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乎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謹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弗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甲寅洪武七年

春建閱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 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 上親爲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賜名鳳陽者在鳳凰山之陽也○五月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釋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寶訓五卷○七月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訖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並斬其司徒荅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

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上命都督何

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不近人情命諸儒臣徧考諸書以報於是 上親定制子爲庶母

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自序之○十

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大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饑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十



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謹按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  
榮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 帝德動天禎  
祥連年屢降如初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  
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  
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  
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  
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  
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莊謂此詔即大禹饑溺由已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  
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惠困窮惠鮮鰥  
寡未有如我

聖祖者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  
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  
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  
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芒帥六軍而四出  
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  
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  
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后庶子無所活者有之  
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  
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  
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



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二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

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之於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臣建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為急此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盡未有如我聖祖者矣

誥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常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教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乖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謹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詩謀宏遠之略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勳觀其讎友諒於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擐旗於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何以邀封爵止封為侯而終復獲謹以沒其善與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上竟相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天勢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

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后世窮極侈儷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久永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廢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有司如朕之志○十一月甘露降于圓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觀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入口甘如飴糖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



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懈。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韋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

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沿河疊木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窰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丙辰 洪武九年

春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爲都督僉事。○三月



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  
 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  
 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 上諭和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  
 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遙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  
 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  
 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爲彼所乘今特  
 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  
 致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  
 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  
 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 諭之曰  
 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  
 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慎

爲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作馬歌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面

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

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恭閱 御製文集誥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爲  
 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  
 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  
 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  
 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

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

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

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 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浙之寧海



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萬言書言三事其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乎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乎允豈易得哉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遂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摺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

所聞而所用或非所學洎乎居官一跌于法則比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機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書奏 上怒其疎間 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穎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郭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十月詔改



建 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九間以一  
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帝后衣冠於神座  
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十二月  
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丁巳洪武十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二月學士承旨宋濂  
致仕歸金華○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  
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

馬五千牛羊十二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  
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  
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  
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  
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叅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  
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  
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  
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為崇宇名  
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  
行禮焉○秋南番淡巴國入貢○九月勅中書省免浙江今年秋  
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  
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



後可逸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  
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  
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  
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  
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  
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  
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  
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計聞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車駕  
臨奠親擇視塋地命配享 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  
偉沉毅謙恭惧密臨大敵而不惧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  
愛人所歷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真

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  
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  
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  
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  
肯汝屈耶卽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  
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 上曰濮  
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忠  
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爲西梁侯以  
報真功○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卽  
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  
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預謀者况閹寺之  
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



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云。

傳信錄云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高廟之思患建謂

二聖之所處皆有意謂然

聖祖此諭曲盡闢寺之情深得處闢寺之要萬世

聖子神孫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四月松藩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李玉為平羗將軍帥師討之。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李玉討松藩

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

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四月命江陰侯

吳良督造皇堂於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

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

難。以示後世。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

以塋。皇考妣即今之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劉之

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婁氏為義惠侯夫人。親

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八月南番彭亨國及

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

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為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

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張溫、周武



8

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  
筭兆州十八族番兒三副使汪舒朶首只阿烏阿卜商等據納鄰  
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己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沐英等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率眾遁去我師追擊  
敗之斬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  
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  
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隣七站之地歸於職方  
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塋塑豫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  
代吳禎○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  
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

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  
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  
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戢則  
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  
患將由此而啟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之夏稅秋糧盡行蠲  
免○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  
昌侯 王弼定遠侯 張龍鳳翔侯 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  
侯 謝成永平侯 張溫會寧侯 曹興懷遠侯 周武雄武侯

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上又以都  
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八月遣使齎諭宋國公馮勝時督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  
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



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其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 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

始知文  
基智足  
以知人  
也

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極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裹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瑄等皆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胡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庸又語侵吉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



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  
子諸王豈宜若是愬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  
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濂博極羣書  
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於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  
園集龍門子無相賸語等書傳于世○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  
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  
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  
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  
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不致相  
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  
死○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  
昔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  
二大將統精兵二十萬圍姑蘇自戰而後克之 上憤其城久不  
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  
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興次之蓋  
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  
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  
舊○時元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  
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  
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嚼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



首就縛獲其全部以歸○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六月詔曰朕荷 上天眷祐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今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齋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時良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美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諭之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

為先其王府一切後作宜皆停罷

謹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太祖者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敷為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議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兵兼徃遼東訓練士卒

此紀平雲南貴州以後事自辛酉至壬申凡十二年

辛酉洪武十四年

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  
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  
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  
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全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  
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三月詔仍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  
五郡秋糧

莊誦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  
免征稅至是又詔免馬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征夏稅秋糧鳴

聖祖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  
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  
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  
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  
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

爲定制○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  
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  
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  
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  
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  
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  
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  
直學士待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  
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  
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  
於爲國者盡智勇勦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  
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



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傷近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而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害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卽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示上頒勅慰勞賜

田一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皆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地師行上出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



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時閩南廣東羣盜爲亂勢猖獗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前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

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亂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勇而善泅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旣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喊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震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而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



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蠻寇復合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眾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眾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沐英等率兵略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

二月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尾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譁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海帥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建恭親

聖祖未卽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卽位至此十五年而



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隆未有厚下愛民如此者

趙庸討福建南靖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

盜皆平之○二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鑿司至是改爲

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

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謹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

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二十六年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爲是且武臣粗暴其于推鞫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

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

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

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二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

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

司○榮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從雲南卒追

封沂國公○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克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爲副統

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

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

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

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

遂大行考較將各部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官多論死輕者謫

發充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坐累大半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

關防其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

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

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

凡行移在外事務 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黑字



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奏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謹按此即前代刻木剖竹防奸符契遺意良法也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衾稠

雖弊不忍易每製衣服餘帛緝為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類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

后初未有子嘗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

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諱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每前殿決事后必潛聽之如

聞

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

已有眾子正奸積德不可縱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時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

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

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

萬三家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

未嘗為不法事柰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

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聞太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

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義成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賢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君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眾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陣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

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眾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任持慶壽禪寺。

謹按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為僧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帝時為燕王廣孝自請干

文皇帝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

文皇帝自求廣孝于

太祖許之蓋王上加白乃皇字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

天下為皇帝矣洪武未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

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其姓名竟不蓄髮娶

妻卒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

文廟按姚廣孝之遇

文皇猶劉基之遇

太祖皆佐命天

界非偶然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天寒甚文皇帝乃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

亂民愁王不出頭誰做主文皇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其時方可舉事

至期疾風暴雨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

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

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

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

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

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

○十二月封都督僉事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命長

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

陝西二十二衛校卒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人習

馬二萬三千五百疋

謹按國初備邊惟以督軍屯田訓練士卒二者為急此兵食所由以足夷狄所由以畏邊境所由以安萬世所當法也

癸亥洪武十六年

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顯周武謝成等巡撫北

邊訓練士卒○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

帝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

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

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

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州破佛光砦

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

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

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畱鎮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



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忠誠  
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人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

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  
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

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  
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賜勅放還

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山曰商山如芝真鴻寒落上下千載數  
人而已思誠賜勅恂詮被錄能雁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  
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  
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 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

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於所經 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  
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 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安陸侯吳

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 祀于功臣廟○鞏昌侯郭興卒追  
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 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謹按傳信錄所載功臣云  
云興之父名山甫善鑿人  
太祖龍潛時常過之山甫驚甲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  
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  
六官事山甫追封管國公  
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  
八子

十一月建滁陽王廟于滁州 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為

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意王

甲子洪武十七年

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定制○是歲又令各布  
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

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



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謹按先朝詩賦人才以為薦舉之由殆至於於是春始頒科舉成式既復申薦舉之令聖祖之意蓋欲二舉並行不悖不使天下有重文輕行稟本趨末之弊誠開國之遠猷萬世治平之軌範矣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為此者所以戒未然耳

謹按三代而下人君謹內臣之防未有如我聖祖得人君之度者也享國由此

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 胡海東川侯 陳桓普定侯 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

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 仇成 張龍 王弼 先已

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 吳復 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

賜金帛有差○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勸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

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勁敵膽氣

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

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始定都察院官制國初置御史臺從

一品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洪武十四年始改為都



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至是始陞正二品衙門定今官制○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駙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爲賑恤祺善長子也○九月江寧陳遇卒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退隱于家國初以秦元之薦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上駕屢幸其第容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舁其出入前後賜賚無筭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解救上亮其誠未嘗爲忤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

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導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是年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



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  
○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至是年  
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

乙丑洪武十八年

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 上痛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  
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  
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  
未殄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大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  
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  
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  
烈宣于金石使后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  
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

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  
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  
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  
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  
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 代王妃

謹按徐武寧王天性端謹重厚上下咸  
敬而愛之傳信錄記其一二事足徵云

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則命內侍送至舊內為吳  
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  
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  
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適女父堅求與女以待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  
數十金以助資粧且謝  
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塗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



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脩撰

謹按黃子澄初名湜練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並死于建文之難丁顯後獲譴歸德業無聞焉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畧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

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卒疲

費餽餉艱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留備邊之策耳備

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

宜選其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

下分屯所統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

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謹按此策在承平時尤宜行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

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

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能復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

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

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

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

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歲周德興卒

謹按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時贈卹恩典皆備載德興無載者蓋獲譴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鈔五萬

俾造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

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

守之○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

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皆



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令桓等妄指平民皆歸謫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眾以息天下之謗仍徧榜天下○詔曰嗚呼罪盈自己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闔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闔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闔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闔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闔部等賊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賊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為民造福必欲除奸復生奸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三吾湖廣茶陵人博覽強記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職時年七十三矣○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雖位以

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生民奈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灾于萬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灾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連名赴京申訴灾由以憑優恤朕則罪有司極刑

(謹按自三代而降人君優恤小民未有如我太祖之勤懇者)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九月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



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未  
作足衣在於禁華麗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  
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十月命平涼侯費聚  
為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於  
中都蜀王 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及釋典  
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  
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復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錄以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  
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謹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  
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事僧宗泐齊名  
上開召見之後以賦詩合機韻被戮所著有蒲庵集行世見心嘗  
承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閣下彩  
雲生雉尾座中紅弗動龍吟金盤蘇合米殊域玉盃蠟燭出上  
方開登監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反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  
是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  
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博學通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為  
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  
上一口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其髮授官固辭  
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嘗奉詔註心經金剛楞伽三  
經有金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人為首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至今論罪並作  
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  
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  
塋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  
死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矣  
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同郡王叔英脩撰為作孝子傳以傳

謹按國初俚語云為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葉居鼎萬言書亦謂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一時法嚴如此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洪武十九年

春命穎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

等衛充軍○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輸作名曰輸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疋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為令未幾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原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七月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年七十以下



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  
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  
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髦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  
政司按察司用之○八月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十二月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汙俗往  
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乃  
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  
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  
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少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  
切至詳焉 上親為之序

謹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連坐者衆因此遂作大  
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答杖徒

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見大誥  
末條後來官府斷獄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  
不知其原累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  
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歎

丁卯洪武二十年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于壇所諭之曰耕

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  
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  
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時殘元  
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  
馮勝佩征虜將軍印率列侯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  
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勝選精騎窮追之至乙迷河納  
哈出知不可免乃乞降并降其學士也先帖木國公官童等所部  
共二十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捷聞 上大悅旋師大寧○



御註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隣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諱按末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倦倦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冊即經界意也嗚呼白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井自限川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石了已為之長太息矣至此復增詭寄之弊焉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益輕貧者稅多而復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為辭

聖祖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於京師官其三子○九月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乙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折衝風波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十一月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靜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番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  
緬蠻叛結砦于馬龍池卽甸之摩娑勤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  
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  
寇定遠勢甚肆沐英自將精銳三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  
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  
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卽令諸將曰破賊之  
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  
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  
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  
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  
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  
昭領其右復申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  
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  
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  
谷爲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  
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  
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喊而塵不移時賊衆大敗斬  
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渠  
帥刀斯郎斯郎埋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  
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  
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  
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東莞伯何真卒 上親爲文遣奉  
御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謹按真初與元末羣雄方國珍陳友定等同時並起各據一方  
惟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



真主光被寵榮策勳盟府大非一時羣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  
一心事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真獨無所染事  
高皇帝踰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  
難也若真者不獨為識時務之俊傑雖謂之賢可矣

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偵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帥  
輕騎銜枚捲甲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搗虜營虜王脫古思帖木  
兒大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師奮擊擒之獲  
兩營輜重金寶及馬四萬餘俘其衆五萬餘人復追至捕魚兒海  
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十不刺王子及後宮后妃等四萬餘人馬駝  
萬五千疋牛羊輜重無算都督俞通淵何福又帥師至曲律運河  
招降平章阿脫木等獲人口馬駝亦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  
追虜也進次游菟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  
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不困之餘流溢如溪衆  
咸懽呼曰此皆 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 上嘗夢殿西北隅

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泉湧適與夢符玉等還

至京獻俘 上大喜頒敕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  
郭英白金千兩鈔八百錠彩段四十匹餘有差

謹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組國人謚曰惠宗太子爰獻識理  
達臘立十一年組謚曰昭宗太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  
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弑其部屬皆奔散  
其後裔自是日微皆君弱臣強人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  
中之也先近日吉囊俺答不  
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  
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

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葉昇等兵至普定勦平陸肇白照水腦等洞蠻寇○七月復進勦  
東川托蓬烏路大發等寨平之○傅友德率兵至雲南討曲靖普  
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服不常者戮之脅從者諭遣



歸業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兵隨往雲南達兵至常德四

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八月安慶

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兵有安置陝西者

謹按宋儒胡安國曰以羌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滑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夫以開國之初猶有此變承平之世當如何其為防也

中途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勦平之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

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

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

縉為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上親選拔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遇大庖

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

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

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

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

奸狀 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

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謹按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

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司法為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

言陛下誠信有間用司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又

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

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

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

皇明資治通紀



津除之謬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  
李九素與師取寶真偽莫明神仙徵應誕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  
徒為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  
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溝七廟之制奄寺官官乞命公卿子弟  
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于農隙以  
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困州縣孝廉人材驟歷華要推埋負  
販者冠裳輿馬赫奕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  
充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  
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  
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  
接解緡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緡言切直如  
此

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焉亦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以卓敬為給事中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  
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  
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  
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今天下耶上笑曰卿言  
是吾慮未及此耳

謹按卓敬浙江瑞安人建文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盜審變後竟死建文之難

此紀天下太平賜勞賚功臣還鄉以後事自己巳至戊寅凡  
十年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

春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  
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上賜王弼  
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  
兩鈔二千錠絲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賚有差

臣建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焉厚其祿焉  
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於  
世嫡焉未也衆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女為王妃焉  
猶未也其還鄉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緡錢焉有  
葺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  
者厥後功臣多不保其終者無亦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府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詹事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眾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謹按鐸鳳陽虹縣人為人重厚慎密

大誥稱其始友及臣數十年交不知变色絕不出惡聲其德量

可見也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為渾莫奚為奚契丹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我歷廣寧至遼河口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冬沐英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為鳳陽建第費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肅清逆黨榜列勲臣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宋國公馮勝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長興侯耿炳文 江陰侯吳良 西平侯沐英 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 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榮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 平涼侯費聚 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子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



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舳  
 臚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  
 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建功者十五  
 人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景川侯曹震 懷遠侯曹興 雄  
 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  
 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因父功而封者四  
 人 開國公常昇 斬春侯康鐸 全寧侯孫恪 西涼侯濮瑋  
 持兵負重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營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宜春侯黃彬 豫章侯胡美共五十七人

謹按定遠黃金氏所輯功臣錄詳矣然亦遺景川侯曹震不載孫恪孫興祖之子功臣錄止著其歷官都督亦不載其全寧之

封以此知功臣錄亦尚未盡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 文皇帝時為燕王命率穎國公傅友  
 德等北征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而還○命東川侯胡  
 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三月師渡九溪大庸度天  
 火嶺六古卑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  
 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  
 鄉例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幣帛六十疋歸老  
 於家是年海卒○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  
 祿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為言者 上亦未之究也  
 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上疑之大  
 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謹按韓國之獄當時羣臣皆不敢救惟解縉代虞部即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冤狀辭極剴切事竟不行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  
 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  
 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  
 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  
 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  
 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  
 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  
 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  
 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齟齬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  
 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  
 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峰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  
 在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覓召丘玄清至與

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雙槐歲抄記云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  
 几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  
 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惜靈槎此  
 詩三丰遊老註揚州瓊花以自况也

文皇帝復累遣使致書求之書函云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  
 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粵濱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奇茫  
 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今觀因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  
 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為証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  
 道骨但仙凡路隔不  
 可力致而強為也

秋詔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十月  
 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初 上封基爵止其身不世襲也既

而基積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叅政又為惟庸黨布政  
 使沈立本所脅發憤成疾卒於官及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  
 璉子薦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同徵至耆儒臨安錢宰等  
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  
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野記云

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節蔡沈註誤  
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  
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  
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  
乾象甚爲不然當以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

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  
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  
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  
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  
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士芥寇讎之說  
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入諫輿襯自隨袒胸受箭曰  
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  
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

則易位及君  
爲輕之類 皆刪去

水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  
暇日微吟曰四鼓蓼蓼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



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論之日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字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許觀貴池人鄉試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匹甚多七月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黃金曰穎公之爲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鉄騎長驅橫驚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塞旗威震朔南胡虜畏其犁庭蠻夷爲之褫魄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蓋天眷

聖祖啓萬年之興運故生此名臣摧陷廓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哉

建按我朝論開國功臣必以六王爲稱首然以傅穎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卒累黨禍襲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爲穎公訟者惜哉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

絹布爲之寬袖皂線縹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傳

信錄云 上有天下欲密察臣民情僞數爲微行一日微行至神

樂觀見一道士於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

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朝罷



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云

臣按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於禮樂刑政之大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創制宜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皇明羣書題要記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

遇上微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

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

入朝上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上曰此秀才有學有

行遂命為北平布政使○八月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

密去蕭州千餘里虜所城也○九月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

彩

王子別列怯曲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

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

繒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

鈔一千錠綵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

言九事其一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

給洒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

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

防異日弄權之患上嘉其言有關政體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

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并舊額者悉毀之

○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俞通淵進兵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羅蠻  
○二月克龍里四寨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  
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四月  
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謚曰懿文○五月俞通淵回京 上以通  
淵屢立戰功克續父兄遺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越舊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世襲○六月西平侯  
沐英卒英守雲南聞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為少是月  
丁卯卒年四十八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追封黔寧王  
謚昭靖塑像功臣廟仍配享 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為人寬洪  
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遠慮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  
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 上賜悉以給士卒故能得其死力其鎮  
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奸蠹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  
出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盈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

宋七

臣按雲南在前代皆為蠻貊異域至我朝乃聲教覃敷文物  
蔚然與中土埒固我太祖天威神筭之所致而傅穎公沐黔寧二臣之績亦不可誣也  
黔寧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南沉勇有父風屢討  
蠻寇洪武末卒次晟仍襲西平侯承襲中以平交趾功進封黔  
國公卒追封定遠王次昂任節督亦嘗總兵鎮守雲南次斯尚

公主授駙  
馬都尉

九月立嫡長孫允文為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

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  
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  
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  
為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至徹徹兒山夫敗之胡  
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  
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



略言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耻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雜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倉廩雖實而

民窘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菽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鈔法慎刑賞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恨也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孝孺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知濟南府有異政註誤死獄中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目



十行俱下方髻齒時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二十持所為文謁宋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時之文也顧肯從我遊耶洪武壬戌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 上使人覘之見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畱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有司藉其家械赴闕下 上立命釋之已而家益貧窘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鏡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謹按孝孺在洪武建文間卓然為一世儒宗洪武末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孝孺固曠世異才而我

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矣語曰知臣者莫若君若我

太祖深知孝孺哉

時雲南建昌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些大肆殺掠命涼國公藍玉越雋侯俞通淵將兵討平之遂於邛部州築城建越雋衛鎮守其地○冬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醖以服上服之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遍躄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

三月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



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筭比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門而入 上聞之怒會  
有言其私元妃主 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 上宴容止倜傲  
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迨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  
涼國公 上命加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玉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并  
家奴伏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獻上告捕訊伏誅并大誅逆  
黨凡戮數萬人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  
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及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  
籍孫蕡等凡數百千家○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春坊  
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穡等事問陳古今  
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建按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萬世所當法也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  
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自推舉乃以鄭濟為  
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  
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  
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  
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  
食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  
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 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  
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  
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  
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 上問濂治家所



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九月詔曰朕荷

皇天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爲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洩捉拿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拿者不分胡黨藍黨赦宥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十一月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謹按近日有梓行龍飛紀略者雖亦編年終洪武之世然徒詳十細碎如倉官巡檢陞降資格及儀禮俯伏拜與之類皆備載

而鉅要多遺如此年處分五六事皆刑政之大者而此紀不載一焉他可知矣且其間雜謬殊多而鄙誕可笑處尤不少如妄談四夷險易謂舟師可以復大寧其所製電掃雷凡之技可以破北虜之類蓋出于遐取村學究好事之所爲非名學士大夫之筆其實也宜近日縉紳多喜閭國初之事而或未知此紀之失也愚故辨之而廣稽羣籍參伍考訂爲此啓運之編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 上退朝謂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剏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



坐罪○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之數目造冊以聞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近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定海人○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按國初比試之嚴如此而今不行矣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其鄉置享堂樹碑於先

墓皆官爲給費○七月 上因改正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厚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害 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



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四月宋晟等兵過濕腦江分兵為三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斬獲千餘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逃去乃旋師謹按宋晟鳳陽定遠人永樂二年封西寧侯廣西南丹奉議慶遠等處蠻酋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真都指揮使韓觀為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八月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曹寧等處長官司作亂成復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五千餘人○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鈔預為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故上嘉

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勞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黜莽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鈇黃嗣微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岩蓮花寨等處徃賊擒戮其叛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皇明通志

乙亥年卷之三

三

正月擢韓觀為右軍都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選才問  
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榦為監察御史

謹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叅  
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珍擢戶部員外郎珍  
受官辭祿  
上器重之如丘顯湯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亦聖王用人之一  
一道立賢之無方也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其前一歲一朝之制  
俱革○四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  
下送吏部以次擢用○八月詔復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五  
郡今年稅糧○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  
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  
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

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  
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敷  
叩首謝有墜泪者○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  
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  
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彝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  
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  
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講論補益當  
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  
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  
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木尅宗那革賈毋龍等關寨斬首三千  
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勦平峒寨  
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懼服

皇明通志

丙子年卷之三

三



謹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丁丑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稻為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闈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黨惟彝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闈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詞林記曰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為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又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於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羽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以勘合事未完令天下官吏自實贓先是刑部尚書開濟刻深有寵建言官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謄寫并草本改抹字跡歲冬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



付刑部等衙門問罪煅煉慘酷無不誣服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進皆至破家既而開濟亦被誅○時鄴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文皇使人召之至使者與飲于酒肆 文皇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 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文皇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荅 文皇還宮命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鍾足底龜紋有雙黑痣俟年交四十髯過于臍即登寶位

謹按珙字廷玉號柳庄皇太孫聞其名亦召見使相馬珙言害氣在西北方人宜豫防之同縣金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珙一見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願境矣忠善上燕邸召至問以靖難上以大吉告遂署長史永樂初

擢兵部尚書其相術奇驗類此 文皇登極召珙拜太常寺丞卒賜葬祭子忠徽克傳其術官至尚

卿 寶少

川陝寇發勢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脇從者勿治 上可之○五開等處蠻人作亂○七月命都

督楊文韓觀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等九長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賊屬一萬六百餘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蟒蠲天堂天柱天堽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

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

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一疋折米一石夏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淨綿花每一



一斤折○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閩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謹按倫尚

帝女安應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 上自序 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

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



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謹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未始定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為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刁詳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

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治內馭外之略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

創業守成之殊

焉嗚呼懿哉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春以齊泰為兵部尚書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



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三月晉王薨謚曰恭上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西晉王太次 成祖文皇

帝初封燕王周王開封皆

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武齊王青潭王長沙魯王充蜀王成湘王

荆代王大肅王甘肅遼王廣寧慶王寧寧王太寧岷王雲

移武谷王宣州韓王平濟王潞安王絕唐王南郢王絕伊王洛皆

諸皇妃所生也祖訓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

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

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編

求為定式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

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是也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受鎮

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

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

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

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

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二百石

臣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餘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賦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十年當益屢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四月 上不豫閏五月十日 上崩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

於孝陵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廟號 太祖 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

始渡江時羣雄多淫酒肆傲自驕為誇帝獨克已下人苟求俊傑

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



曷始罷稍閑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寒盛暑未嘗少變躰或不豫亦強不替凡有陳論無間卑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終夕不安寢思弭患之宜節於自奉非燕羣臣不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滅躬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禮祀秉圭夔夔兢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難每為涕泣比大姓兼併官僚貪濫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勤為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鳴呼其謂 聖神之極矣

○廣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罪懷印未煖即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淡旬已朱紫矣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百職釐舉

○龍飛紀略載云

帝嚴於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陳情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駐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貫草以為將來之戒於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於公座傍各置一剝皮貫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為老人怕做人材詐為癡愚不識字以與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為御史慮事累及許以他屍作已名而朦朧相埋而潛遁去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事露必竟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想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暎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典歸老

大倉興福寺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

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官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



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虧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  
債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能無媿

新刻校正大字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